

通婚家庭的民族認同

通行家庭の民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
The Ethnic Identity of a Half Aboriginal Child

文・圖 | Pali-languana 郭基鼎 (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小教導主任)

認同 (identity) 是藉由象徵符號來標示出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分界；對於民族而言，也是一種提供識別他者與我族的方法之一，通常經由「差異」來標示。根據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的理論，「民族 (ethnic group)」主要是指出自同一種血緣，體貌、膚色、特徵相近，語言與文化相同，生活習慣與歷史命運與共的一群人，「認同」即在此條件下形塑。唯以往單一民族的部落多已不復存在，在多元民族之互動下其後代子孫的民族認同亦呈現複雜之狀。

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以及歷史事件的演變，台灣原住民與平地人 (Holo、客、外省) 主客異位，成為台灣的弱勢民族，而原漢通婚的下一代更是原住民中的弱勢。背負著原漢「相混」的血統，生活在原漢均視為異己的社會，「我是誰？」的疑惑一直困擾著筆者。

兩邊不是人的中小學階段

依稀記得小時候與部落族人互動，總被標識著白皮膚的外省小孩，與眾不同。教會主日學上台自我介紹，似乎總要貼上外省標籤，大家才能認識、記住我。「sima saia? saiihai itu taulu tu uvaz. (那是誰？那是外省人的孩



Hla'alua族母親與阿姨是筆者最親的親人。

子。)」這句充滿輕視的話語，使筆者內心激動吶喊，大家不都同是部落的人嗎？為何要貼上如此的標籤？在各種場合一再聽聞，極不舒服。於是筆者開始排斥上教會，也畏懼參加部落活動。體內流著原住民血液、身處原住民部落，卻被嚴重標籤化、甚至排擠；故此時筆者不但自卑，也對於「原住民」極為反感。

小學之後，因為雙親遠赴外地工作，只好把筆者送往私立學校住校就讀。筆者在這「原住民為少數、弱勢」的學校裡，卻突然間失去原有外省第二代的「優勢」。僅因居住地為部落、熟識原住民籍的學長以及有著一半原住民血統等因素，縱使自認皮膚較原住民白皙、輪



筆者帶領族人參加那瑪夏區男子聚會所（tapuhlailia）落成祭典儀式。

廓也不深邃，仍被漢人同學視為異族，被劃歸為「番仔」。有次與同學發生爭執，同學以Holo語大聲斥喝：「你是番仔還是生番，講也講不聽？」曾幾何時，筆者從外省身分又變成原住民身分了？

到高中畢業為止，筆者的原住民身分未曾被族人認同，且原住民在整個大環境中的地位偏低且受歧視，筆者被迫選擇認同外省身分，但漢人同學卻將筆者視為「非我族類」，環境、血緣、認同均游移在原漢兩境之間。在此階段，家父聽從國小主任的建議，為了適用升

學考試加分，將筆者戶籍族別改為山地原住民——鄒族。

師院求學 走入原住民文化森林

就讀台灣藝術學院電影學系不到3個月，家父親自到學校要求筆者重考。過年後，拿了幾萬元來到高雄市區，索性找間補習班準備大學聯考。4個月間，每天打球、跟著朋友過夜生活；直到考前1個月，深思家母「希望能進入警察學校或軍校等公費教育體系，以減輕家庭負擔」，不見天日地苦讀20幾天，才不負眾望考取



認同 (identity) 是藉由象徵符號來標示出他者與自我之間的分界，通常經由「差異」來標示。原漢通婚的下一代背負著「相混」的血統，生活在原漢均視為異己的社會，「我是誰？」的疑惑始終困擾著他們。

新竹師範學院公費生。家人終於鬆了口氣，殊不知此將啟發筆者對於原住民重新認同。

進入師院第三天晚上，原住民學長蕭德昌鼓勵大一原住民學弟妹加入原住民薪傳社，目的在傳承原住民文化，建立原住民自信及認同。筆者自認僅一半原住民血統，不具代表性，且從小就被部落原住民標記為外省人，恐不宜加入。學長問：「你有沒有加分考上？如果有，你就是原住民！你就得為原住民文化盡一份心力。」這句話深烙心中，筆者自此開始走進原住民的文化森林，了解並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

舞蹈學習、文化認知、傳承研習等社團活動，不但強化了內在認同，也建立了自信和驕傲。筆者亦省思：原住民除了要內在認同，更要爭取外在認同。外在認同是要建立外族對原住民之認知，提升原住民社會地位，即加強競爭能力，擺脫不良形象。此時期的筆者，強烈

認同原住民的文化及身分，渴望能為原住民教育盡心盡力。

重回部落 找到自己在族內的位置

2003年7月2日，放棄分發市區，選填家鄉部落學校——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小。重新進入曾經亟欲逃離、抗拒的部落，心中難免困惑，但不敢忘記學長姊諄諄教誨，肩負把每個原住民孩子教好的任務，為原住民基層教育扎根。回到部落，不僅面對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也積極參與部落活動。愈接近部落，愈發現自己對我族文化認知是多麼薄弱——原來自己的血緣、族裔並不是所謂的「Cou（鄒）」，而是「Hla'alua（沙阿魯阿）」。

Hla'alua語言、文化及傳統祭儀與阿里山的鄒族差異甚大，這才發現以前學習、表演的鄒族歌舞，竟不是己族的祭典儀式。覺得自己鬧了一場大笑話，也著實震撼及疑惑。進一步接觸、了解後才明白，

Hla'alua是一支不到400人且自日治時期就被歸屬於Cou的民族，己族語言、傳統文化正面臨嚴重的威脅並瀕臨消失。為了深入了解及重振Hla'alua的文化，於2005年服兵役期間，考取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進修相關社會文化理論，盼能保存進而傳承Hla'alua的傳統文化。

2003年，Hla'alua族人以「聖貝祭（Miatungusu）」參加國家劇院原住民傳統樂



筆者指導孩子們參加Hla'alua族貝神祭典，認同自己的文化。



歷經認同的滄桑、迷惑，卻意外地也讓自己的下一代面臨同樣的難題。孩子們目前是以Hla'alua族別身分在阿美族文化環境中生活、受教育，雖然位來的認同模式不得而知，但唯一能確定的是：他們對於原住民的認同將比他們的父親更明確。



外省爺爺與Hla'alua族長孫維妙的互動關係。

舞的演出，成立高雄市桃源區的鄒族宗親會。然而族人缺乏組織運作能力，宗親會的傳承功能無法發揮，形同虛設。直到2007年理事長更替，希望年輕一代族人能進入宗親會協助本族文化發展，由筆者擔任總幹事。至此筆者可算是正式為自己在族群內找到「位置」，覺得真正成為Hla'alua的一份子。

進修期間，選修張學謙教授社會語言學課程，體悟語言復振工作決定民族存亡，喪失語言的民族幾乎等同消失殆盡。2008年開始配合行政院原民會推展原住民族語工作，施行一系列語言巢、族語認證考試輔導班及圖解式族語小詞典編輯，落實族群語言保存及傳承。此時族人已慢慢認同筆者的能力及身分，族內的大小事務均主動邀請參加；Hla'alua裔的家母也認為應將筆者以二舅之名命名為Pali。經歷此等「認同」的過程，終讓筆者在族內確立位置，取得內、外之認同，確認自己已成為真正的Hla'alua。

異族通婚 文化實踐決定認同方向

歷經認同的滄桑、迷惑，不斷找尋自我，卻意外地也讓自己的下一代亦將面臨同樣的難題。筆者妻子為阿美族，子女擁有外省、Hla'alua、阿美族等多元血統，其認同可能將更為迷惘。在族別身分上，孩子們雖已確立為Hla'alua，但是認同的建構尚需主客觀的認同及

文化行為的實踐，因此未來的生活環境將決定其族群認同。目前因工作關係，孩子們交由妻子娘家照顧，似乎已經開始學習阿美語，孩子們身處阿美族的生活、教育環境，對於認同而言，或許將偏向阿美族的文化模式，但唯一能確定的是：他們對於原住民的認同將比他們的父親更明確。

邱莉雯的研究指出，通婚子女的民族認同，父親為非原住民的「雙族裔（biracial）」家庭子女的認同呈現「混雜（mixed）」的態度。成年以前的民族認同多受父系影響，不過隨著原住民意識的興起，對於自己「另一半」的身分，會以一種正面的態度面對（邱莉雯2004：76-78）。家父為外省人、家母為Hla'alua人，在家族互動上僅有母方親屬，在原生情感、生活環境形塑、文化行為實踐三條件下，歷經各個求學、工作階段，逐漸建構及強化了原住民認同。

「ihlaku Hla'alua!（我是Hla'alua人！）」如今筆者不但認同原住民身分，更想大聲說出自己是Hla'alua族。目前刻正與族人一起推動正名，讓世界知道我族的存在，不願讓後代子孫重蹈筆者大學時期的文化錯認後塵，誤以為是鄒族。我們要唱出動人的Hla'alua歌謠、躍出神秘的貝神祭典、說出美麗Hla'alua語言，成為一個真正的Hla'alua人◆



郭基鼎

鄒族（沙阿魯阿族），族名Pali-langwana，原鄉為高雄市桃源區高中部落，屬Hla'alua族四社群中Vilanganu社群，1979年生。畢業於新竹師範學院、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現任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小教導主任及高雄市桃源區鄒族宗親會總幹事，致力於創新研發國小族語教材、語言復振及認證推廣工作，並參與編輯《Hla'alua圖解式族語小辭典》，數位典藏本族語言。